



春晖 詹黎明

新书架

《街角的老北京》

宋涛涛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阿龙伴随着这座古都一起成长,他看到随着灯火璀璨、人声喧嚣的现代都市逐渐崛起,处处皆文化的老北京正在渐渐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殆尽,心中满是怀念与不舍。于是写下《街角的老北京》,将目光投向北京的街头巷尾、古寺园林,并将目之所及且依稀尚存的原汁原味的老北京的风物图景记录下来。

本书分为五部分:吃了么您呐、晒摸滋味、闲趣儿、把玩、旧时光。分别将现今北京街头巷尾散落的正宗老北京的吃喝玩乐、风土人情与旧京的文化和读者慢慢道来,既是为读者亲自体验老北京风情指引方向,也是将自己心中的老北京情愫与大家分享。

苹果熟了 付进义 装满阳光的苹果熟了 让我们走进你的心里 带着兴奋和沉向的爱 苹果熟了 太阳照着苹果的表皮 上升着细细的红色水雾 让我们走进你的心里 酸酸甜甜转化为欢乐的源泉 苹果熟了 汁液是你汨汨流淌的血液 让我们走进你的心里 终于找到了你我幼小时的梦幻 青涩仿佛还有记忆 苹果熟了 装满阳光的苹果熟了

散文

秋之美

王吴军

人都说秋天是风物悲凉的季节,其实,我觉得秋天委实是不甚悲凉的。我曾经写诗说,秋天剩下的光树枝如抽象画一般干净、萧瑟。在秋天,放眼望去,许多树上的叶子还是稠密的呢。掉落的叶子也有,也多,扫起来的声音“沙沙”的,踩上去的声音“簌簌”的,可是,秋天的许多树浑然不减春夏之时的茂盛景象。就像是松鼠收藏了无数的坚果,树上的叶子在秋天偶尔滚落一些不算什么。

在秋天里想起夏天的时候,许多的树梢就像是未曾打理的头发一样,一色的,只是尽情疯长。而秋天的时候,树梢就如经过打理的头发,在美发师的妙手之下,显出层次来了,秋天的树梢也是如此。不晓得为什么,我很有点喜欢听秋天落叶的声音。秋天,树叶辞柯,虽然是伤感的事,但也是一种潇洒飘逸的美。有时候我想让树叶回黄返绿,恨不得将它们片片拈起,珍而重之地黏回到树枝上。也有时候,我却巴不得树上的叶子像天女散花,哗啦啦地掉,爽爽脆脆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心情。这也难怪,人毕竟是心情繁多的。有时候,树上的叶子被秋风一吹,半空中扬了起来,似是无限留恋的样子,盘旋不去。我看到此景,常常微觉不耐烦。欲要去了的,就速速了断,别做无谓的牵缠。

秋天有重阳节,这样的节日里,菊香蟹肥,老友相聚,总是要各尽一大觥。其实,碰杯时尚不知今日是重阳,待到知晓了,又开怀地再尽一大觥。身在城市,无处可登高,爬几步楼梯就当是重阳登高罢了。重阳节要插茱萸和菊花,古书中说:“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九日

假此二物,以消阳九之厄。”天呀,已经重阳节了,我的门楣上还插着端午节的艾草呢,艾草已经风干成了标本模样,形状不变。想想,我干吗要插茱萸和菊花来辟邪,人人都指我为邪,莫不是要我把自己给辟了。朋友笑言我是《神雕侠侣》中郭襄一样的人物,是小东邪。我只是笑,幸好我还不是《射雕英雄传》中的老毒物呢。至于菊花嘛,我颇想攀附它,当初曾经在自己极其喜欢的《红楼梦》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人淡如菊”四个字,却不想我哪里是淡的人啊?然而,菊毕竟是我喜欢的花。

秋天,气候凉爽,我喜欢吃火锅。如煎如沸的火锅在眼前热气腾腾的,不多时身上都是微汗了。我更喜欢和三五个朋友在一起吃火锅,大家围坐在一起,所有人都是情绪高涨,说说笑笑个不停。我就会借意起兴,高谈阔论。席散之后,会有人拿了纸笔,来要求我写下我高谈阔论的内容,我却哪里记得几句?就是别人讲的话,我也忘了。我虽然只是饮两盏我心如水的淡酒,未必就醉了起来,但是,这恐怕是我一贯的作风。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优哉游哉,开心就好。

和朋友在一起,我自然是开开心心,虽说在一起只是玩乐,也毕竟费了许多的功夫,耗了些气力。把自己收拾好了出门的一切,歇下来微微喘息,然后去和朋友相聚。有时候受凉了会微微咳嗽几声,就悄悄喝一点川贝枇杷糖浆。有朋友劝我说,太精细的做法于身体未必就是好事,生红薯和水果,最好是洗净直接吃,你看人家那些耕种田野的农夫有几个是经不起风寒的?我想这种耕种对,我真的是给孔夫子骗了,说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让我倒信了孔夫子的饮食必精细

之语,这是何苦来呢!有人说,小病亦是幸事,这话也很有道理。若一个人从不生病,人体中那一向无须费丝毫力气去抵抗病魔的免疫力都给懈怠了,像多年休战未操练的士兵,怎能承受得住突如其来的进攻呢?

深夜,闻到秋天的桂花香,又不禁心动起来。这时已是夜深了,四处一片静谧,独我的一颗心在跳个不停。于是起床下楼,慢慢走到院子里的桂花树下,在浓黑的夜色中,伸手便捋了一把的桂花。我自然是知道我这一捋,将要减少一些公众能感受到的香气了,然而,此刻我想私自拥有桂花的念头是那么强烈。做坏事就是这样的,不仅其结果能形成迷惑,就是这负面的因素亦能形成一种迷惑。譬如想到做坏事有可能被捉住,捉住之后会被吊在树上作为惩罚,在心惊胆战里更是添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刺激,于是,就更想做坏事了。呵呵,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切勿学我的这般言行。

院子里有一株桂花树已经长老了,我在秋风里每次从树下走过,它的枝叶和花朵总是沾着我的身,然后会簌簌飘落。这棵苍老的桂花树的周围是遍布的香气。

秋天常常会下雨,秋雨总是连绵。馥郁的秋雨,是世上顶可爱的雨。地下的草上,落满了在秋雨中飘坠的湿漉漉的桂花,像是缀满了鹅黄的琉璃珠,密密麻麻的,如佛家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金沙铺地的景象。

秋天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睡在了桂花树下的草地上,草地柔软,桂花芬芳。 真美啊!



春来江水绿如蓝(国画)李茂芳

随笔

地雷战故乡行

吴建国

落有致的房舍内,摆放着地雷战中所用物件展品;另一侧是休闲的峡谷漂流河道,修有瀑布、娱乐设施等,为一条山水观光带,就连路边的垃圾桶都为一个鬼子抱着一个地雷状的雕塑,颇有乐趣。走着走着,一块巨石矗立在面前,极具视觉冲击力、好面熟的石面上写着“镇妖石”三个大字,这块自然而然的巨石将你的记忆瞬间带到了影片《地雷战》的场景中。

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赵疃村,登上村头的“信号山”山顶,附近几个村子尽收眼底。那时,赵疃、文山后、西小滩村是开展地雷战最活跃的村庄,也是地雷战的主战场。电影《地雷战》里的“爆炸大王”赵虎就是以赵疃村民兵赵守福、文山后村的民兵队长于化虎两位人物名字各取一姓一名为原型塑造的,西小滩村的孙玉敏也是影片中的女主角“玉兰”姑娘的原型。赵守福机智勇敢,只身深入敌穴埋下三处地雷,炸得十几名敌人上了西天;人称巧雷、活雷的于化虎,非常擅长埋设飞雷,博得“活雷化虎”的美誉;孙玉敏当年虽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却是一员杀敌虎将,地雷战传奇巾帼英雄。

“雷乡出英雄,英雄造地雷。”这是许世友将军在1945年10月赞扬海阳民兵时写的题词。抗战时期,海阳地雷大显神威,涌现出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3名全国民兵英雄、13名胶东民兵英雄、99名胶东模范、11名胶东爆炸大王,在册烈士就有7000多人。英雄已去,但抗日英雄用鲜血铸就的共和国脊骨与精神却永存,在胶东乃至全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沿着石阶抬眼望去是高昂的地雷纪念碑。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山东省和济南军区在地雷战旧址赵疃村举行民兵地雷战实战演习,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将地雷战纪念碑题词“地雷战精神永存”碑文。碑前方的山坡下有一大型实景剧场,每天演出两场。背面山坡不远处是一个声、光、电相结合显示地雷战场景的蜡像馆,形象逼真,很是感人。在纪念碑周围,安葬着赵守福、赵同伦、于凤鸣等当年的15名民兵英雄。墓碑前,有人敬献的花圈静静地陪伴着英雄,向他们表达着敬意。

硝烟散尽,记忆犹在。今天的“信号山”早已失去了瞭望、戍守的功能,成为人们游览的一处景致。但地雷战故乡之行,我还是感受到了,昔日人们寻求和平安宁而付出的艰辛,以及地雷战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安慰和激励。地雷战成为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也因为这场反侵略的战争而被后人铭记。

连载



你好!北京电影学院 郁雯 著 子琼却扯了一下我的手,我回头看,她向我眨着眼睛,里面有一簇狡黠的色彩在跳跃,我顿时明白了:子琼是在演晕倒,她演得还真不赖。演员艾子琼后来大红大紫,可能出自于她对演戏的强烈热爱,她在各个场合都磨练着自己的演技,炉火纯青是迟早的事情。她就这样留在了香樟

树下,尽量收敛着喜悦,斜睨着汗淋淋热乎乎的我们。

军训的每一日都会出现一些小女流。譬如男生不小心闯入了女生的盥洗室,而正在用温水擦拭身体的女生,也是我们表演系的同学,没有惊叫出声,等到男生惊慌地关上门逃离后,她继续纹丝不乱地擦拭着身体,浓烈的汗水味道没有让她失去对镇定的控制。她回到寝室的时候,她叫郑典,小麦色的皮肤,瘦高挑的身材,腰身细得惊人,两排细碎的牙齿,在尖下巴颏的衬托下格外崎岖不平。她走起路来,小腰身一摇一摆的,夏风都被她撩拨得如同春风了。而她恰恰不是个待在春天里的人。对于女生们饶有兴趣的提问,郑典清风拂面地说:“我又没失去什么。”女生们愣住了,她成熟的语调使得录音系的女生顿时陷入了语无伦次的境地。

对了,我还没介绍自己的名

离开了装甲兵工程学院,正

式的课程开始了。我班级的八男八女全体到位,坐在一人一一位的小方桌前。班主任霍老师站在前方,他的身旁站着比我们年长没几岁的生活老师。霍老师约莫四十多岁,他对每个学生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因为经过招生期间一轮轮的考试,他已经大概掌握了每个学生的特点,当然这些学生也正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接下来,学生们自我介绍,我的介绍极简单:

“郁金香,女,高中应届毕业生。19岁。”

同学们对我的名字颇感兴趣。男同学韩非觉得我的形容和名字并不相配,他做了个滑稽的鬼脸。虽然他有着一张帅气的男中音声线,我也立即认定他尚有幼稚,男中音韩非的鬼脸触犯了我的心,直到在斯坦尼康制造的大流动效果中,被一阵风送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对了,我还没介绍自己的名

离开了装甲兵工程学院,正

“你什么意思啊?”我问韩非。韩非被我眸子的变色吸引住了,他惊异地叫出声。 “你的眼睛好奇怪,会变颜色。”